■图片故事

大杂院与柿子树

□刘金江

空闲之余,爱到胡同里逛逛。因为,北京的胡同古朴典雅,宁静闲适。那天,走在白塔寺一带的胡同里,一个标准四合院的朱漆大门敞开着,院中有棵高大的柿子树,树上挂满了红灯笼似的柿子。是它,让我想起妻家原来居住的大杂院里的那棵柿子树。

妻家住南城,大杂院里有六七户人家。那棵柿树也好高,高得与屋脊齐平。

“院中的柿树究竟谁栽的?”妻的老父亲健在时我曾问过他。老人说:“我搬来时这树就有了,只是那时它还没有这么高。咱们院里的人都喜欢它,对它精心呵护。每到春天,家家争相给它浇水施肥,像照料自家的孩子。有一年冬天特别冷,下了一场厚厚的雪,我怕它冻伤,就把一床旧棉被给它裹上。夏天,树上时常有虫害,在工厂上班的你赵叔,经常买农药,还从厂里借来喷雾器,给它杀除虫害。”

小柿树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,没几年的功夫,就“长大成人”、开花结果了,而且一年比一年多,这可能是它对人们的一种回报吧?

炎热的夏日,枝繁叶茂的柿树就像把落地伞。它不但把成群的小鸟儿吸引来此“安居乐业”;还给院里的人们带来难得的清凉。鸟儿们整天在树上唧喳“亮嗓”,大爷大妈们在树下谈笑风生,这陶然的幸福场景,让邻院的人们羡慕不已。

秋天,秋风像魔术师,将柿树的叶子由绿变暗,由暗而黄。满树的“小灯笼”,从开始的青,慢慢变得一半青一半黄,继而又由黄变红。先是橙红,后是鲜红,最后火红。经霜之后,又是通体的艳红。

秋风越来越肆无忌惮,无助的树叶终于依依不舍地脱离枝杈,飘落到地上,蜷缩至墙角旮旯,这又给张大爷的扫帚和簸箕增加了工作量。没有了绿衣装饰的柿树,则成了硕大的“灯架”,上边的“红灯笼”,在阳光照射下更加光彩夺目,昭示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。

孩子们终于盼到柿子熟了,熟得让人垂涎。每天上学放学,他们都要在树下仰着小脸瞅上一会儿,尽管诱人,可没有一个孩子往树上伸手。因为院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:谁也不能随意采摘。

周日的一天,院里的张大爷早早起床,把事先准备好的梯子、竹竿、筐篮等搬到树下。估摸大家都吃完早饭了,张大爷声如洪钟:“摘柿子喽!”大人孩子呼拉齐聚树下,说笑着开始一年一度的柿子采摘。小孩子踩着矮凳采摘低枝上的柿子;年轻人登高采摘高处的柿子;大妈们则小心翼翼地把柿子摆放在筐与篮中;张大爷和几个老人则站在台阶上指挥着。一片欢笑声中,红红的柿子把筐和篮装扮得跟水彩画似得,漂亮极了。

此时的孩子们,嘴角挂着口水,目不转睛地盯着篮中的柿子。最后,由张大爷主持,把柿子平分各家,孩子们高兴地蹦跳着拿回家。

有个眼尖的孩子叫道:“张爷爷您看,树上还有一些柿子没摘呢?”张大爷笑着说:“那些不摘了,那是奖励小鸟的。柿子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,我们也应该分享给它们一份。”

真没想到,一棵柿树,给大杂院带来那么多欢乐和友情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每当想起大杂院和院里的那棵柿子树,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怀念情感。

■家庭相册

母爱的橘香

□朱宜尧

我有个“小橘枕”,母亲给我做的。小时候不懂,还以为是“菊”呢,以为每天夜里枕着一个开满菊花的枕头,梦想就能开花,日子就能结出淡淡菊样的美、菊样的香呢。有次不知是什么起因,和姐姐争吵不休,就是为了这个“菊”字。我说是菊花的“菊”,姐姐非说橘柚的“橘”,拿着半截儿铅笔在我的小楷本上乱画,其实她在写“橘”字。我又不认得这个字,哪里肯服气,便找母亲理论,才恍然大悟,果然是橘。

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盛满鲜花的枕头呢?多好哇!

这事很多年不能释怀。

母亲说,一两陈皮一两金,百年陈皮胜黄金。陈皮是个宝,家里少不了。它是一味中药,能理气醒脾、躁湿化痰。它也是一味入菜提味的食材。家里过年烀肉,那时哪有什么调料,蒿、香草、陈皮,算做最好的调料了,是母亲对贫苦日子的调味品,苦日子要多滋味,有了它,味蕾就不单一枯燥,日子就不再贫苦。所以,母亲总不忘放几片姿色金黄的陈皮。

母亲说,枕着橘香枕头,枕久了,人就有了橘香气味,那淡淡的香在你的发丝间、肌肤上,萦绕着你,人就变得聪明,又提神醒脑,心也会豁达,再没了陈腐之气。那种淡香,使人散发着最高贵的气质,走到哪里就会带到哪里,就会传播到哪里。到时候我儿念了大学,走进了大城市,无论你在什么岗位,什么人群,认识你的,不认识你的,都会说,他们结识了一个散着橘香的人。

后来成人成家最是成为人父,才渐渐参悟透母亲当年的话。她希望她的普通平凡的儿女都有一种可贵可亲可近的气质,不仅仅如此,还要走到哪里散播到哪里,就好像一本书,表面看起来无异,封面也普通,字体也普通,当你打开时,你就会发现这本书时时散着一种花香,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鲜花,它们形态各异、争芳斗艳、香气缭绕,你就会沉浸在花香里,沉浸在书香里,沉浸在美好里。

说来母亲也算得上半个医生,我从小气管就不好,遇到了点风寒,就咳得没完没了,母亲找来大把的陈皮熬水,趁热喝下去。不出几日,咳嗽就被陈皮水医治完好如初。母亲受了些伤寒,也嚼几片陈皮,再喝些陈皮水,在脑门、太阳穴处拔几个紫黑的鼓溜溜的罐口。那时哪有什么医药,都是些陈皮一样的植物教会了母亲的医理医术。在我的身体里,至今还留有一种母爱的橘香。

可这个季节,这个鲜明而富有生气的橙黄橘绿时节,那个为我做橘香枕的人,希望我好、希望我能散着橘香的人,走了。土里的她,到底过得怎么样了?那个世界真的像他们说的没有痛苦吗?哎!橘仍在,香未了,泪惘然。那些名正言顺的爱是有保质期的,搁止了,也束之高阁了。悟已往之不谏,知来者之可追。呆望着儿子同样大小的橘香枕,无以诉之。

那淡淡的香、浓浓的爱、素朴的哲理,酝酿着、发酵着,足以回味一生、铭省一生。

人生百味自心知

——读老舍《花猫·幽默家》

□邓勤

写作之余,语言大师老舍喜欢养花。因为养花有喜有忧,有笑有泪,有花有实,有香有色,既需劳动,又长见识。老舍从不计较花开的大小好坏,也不讲究奇花异草,只要开花,他就高兴。在老舍的小院中,到夏天,满是花草,小猫儿们只好上房去玩耍,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。等到昙花开放时,老舍常常邀请朋友来赏花,让大家分享他的快乐。

除了养花,老舍也喜欢读书。奇怪的是,老舍从来不读自己的书,不愿谈论自己的书。这点个性似乎跟钱钟书有些类似,钱钟书喜欢闭门自读,不常愿意与外界联系,曾多次婉言拒绝一些人的访谈。此外,老舍读书靠缘分,借着什么、买着什么、遇着什么,就读什么,颇有些超然世外之感。老舍读书最有趣的是不求甚解,他说:“读得很快,而不记住。书要都叫我记住,还要书干吗?书应该记住自己。”

从字面上来看,似乎老舍读书没有什么成效。如果我们真这么想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像老舍这样著作等身的语言大师,怎么可能不知道阅读的重要性呢。因此,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幽默的表达。国人是缺乏幽默感的族群,我们的生活太过于僵硬紧绷,太过于剑拔弩张,太过于实际功利。其实人生除了在冷酷的现实中挣扎苟活,还需要给单调的生活注入幽默,从严峻的生存竞争中寻找到快乐。

老舍的语言俗白精致,雅俗共赏。同样老舍的作品也追求幽默,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家的影响,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打上了“北京市民文化”的烙印,形成了更内蕴的“京味”。老舍认为:“文字要生动有趣,必须利用幽默……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。”譬如他在谈快速读书时写道,“读得快,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。不合我的意,我就练习跳远。书要是不服气的话,来跳我呀!”从这些轻松诙谐的字里行间中,我们似乎看到一个老顽童般的作家形象,让人忍俊不禁。

人生百味自心知,与其板着脸说教或过活,还不如放下身段敞开心扉笑笑,也许在笑声中那些烦恼就化为乌有了。万卷出版公司最近编选的老舍散文集《花猫·幽默家》包括“想北平”“何许人也”“小动物们”等六辑,收录了《可爱的成都》《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》《我的理想家庭》等八十六篇写景、记人、叙事、评论等类型的文章,全面展现了老舍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,给我们还原一个幽默、亲切、质朴的文化大师形象。老舍是影响了汪曾祺、王朔的语言大师,代表着现代汉语的高峰,其散文作品自然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。

譬如在《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》中老舍谈到,他没有与鲁迅先生见过面,所有关于鲁迅的了解都来自于阅读鲁迅的作品。他认为鲁迅学问渊博,“比他更渊博的,以前有过,以后还有;像他这样把一时代治学的方法都抓住,左右逢源的随时随事都立在领导的地位,恐怕一个世纪也难见到一两位。”老舍认为,鲁迅精神的实质是永远不屈不挠,不自满,不自馁,正是这样他才会在文学创作、思想研究、古籍校勘与研究等方面做出不菲成绩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: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,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,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(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,800字左右,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)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,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(每篇800字左右,要照片)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,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(以一个故事为主,800字左右,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,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(每篇300字一张图)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